

古典名著作者传奇丛书

主编◎胡文彬

仙狐居士

◎孙玉明·著

蒲松龄

华艺出版社



古典名著系列
主編：楊之芳

仙狐居士蒲松齡

● 蒲松齡與《聊齋志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仙狐居士蒲松龄/孙玉明著. —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7

(古典名著作者传奇丛书/胡文彬主编)

ISBN 7-80039-986-9

I. 仙… II. 孙… III. ①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9704 号

仙狐居士蒲松龄

孙玉明 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扬棒胡同一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66736751)

飞达印刷厂

850×1168 1/32 12.5 印张 310 千字

1997 年 8 月第一版 1997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20000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或倒装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ISBN 7-80039-986-9/I·555

定 价: 18.00 元

目 录

第 一 章	生逢末世	1
第 二 章	天灾人祸	21
第 三 章	战乱频仍	40
第 四 章	糊涂县令	57
第 五 章	拒敌保家	76
第 六 章	蒲槃教子	94
第 七 章	多事之秋	115
第 八 章	朝夕相处	135
第 九 章	得意人生	153
第 十 章	郢中诗社	171
第十一章	黄杨厄运	190
第十二章	人间悲剧	207
第十三章	家庭巨变	226
第十四章	壮岁南游	249
第十五章	幕宾生涯	268
第十六章	坐馆授徒	290
第十七章	无端歌哭	309
第十八章	著书抒愤	333
第十九章	苦乐人生	351
第二十章	遗爱人间	374

第一章 生逢末世

明崇祯十三年春，山东遭受了一场百年罕见的特大旱灾。自春节过后直到农历四月中旬，天上既未飘下一片雪花，也没落下一滴雨。好容易挣扎着熬过了严冬的冬小麦，刚刚抽穗扬花时就干死了。到了春耕春种时节，再没有一个农人肯去播种，以免白白浪费了粮食。饥饿的乡民们如蝗虫般地挖光了野菜，采净了堪食的各种树叶。无毒的榆树则更为不幸，在树叶被采光后竟连树皮都被剥得一千二净。本来应该满川皆绿的农历四月，却到处呈现出一派万物萧条的凄惨景象。

自农历四月十一日起，干旱已久的齐鲁大地，复又遭到了风伯的肆虐。大风狂暴地卷扬着尘沙，将天地间搅成一个昏黄的污浊世界。饱尝了天灾人祸之苦的草木，在狂风中怒号悲鸣呜咽抽泣着。一连数日，大风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茫茫天地，似又回到了盘古氏开天辟地之前的混沌时代。

封建末世，无奇不有。就在狂风初起的四月十一日，位于淄川城东南六里之遥的龙口庄里，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怪事：年已五十六岁的杨福山，用三升玉米外加五百铜钱，买下了一个未满十三岁的小姑娘。正当他洋洋得意准备迎娶的头天中午，却被他的两个儿子割去了睾丸。

此事传扬开来，无不为之震惊。人们只听说皇帝阉割男人做

太监，怕的是奴才们借职务之便秽乱宫廷，在给皇帝戴上绿色皇冠的同时以蛇精杂了龙种；还见过有人拿着刀子阉猪骗羊，为的是避免牲畜只顾发情而不长肉。但像这种亲生儿子阉割父亲的奇闻，人们还是头一次听说。

杨福山原籍青州，因在故乡时为富不仁，惹起乡民共怒，遂于明崇祯九年迁至淄川县龙口庄，置房买地，定居下来。他本天性好色，很早就想买妾，无奈其元配夫人悍泼异常，死活不允。杨福山慑于雌威，夙愿难遂，纵使淫欲炽盛，也只能拥抱着床头夜叉泄火而已。

去年年底，其元配夫人害病而死。杨福山在妻子入土后不久，便即四处张罗着续弦再娶。近几年来，由于天灾迭至人祸频生，在物价飞涨的同时人却越来越不值钱。一般年轻力壮的男人，顶多出到三百铜钱，便可买回一个年轻姑娘。但像杨福山这类又老又丑的二婚货，却非多出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价钱不可。由于杨福山嗜财如命吝啬异常，他的两个儿子又横加干涉不许他出大价钱，因而续弦再娶的事便耽搁了下来。

今年三月初八那天，住在龙口庄西头的邹元海，却主动找到杨家门上提出了条件：只要杨福山肯出一斗粮食，他便将自己未满十三岁的女儿嫁与他为妻。

邹元海今年刚满四十岁，比杨福山年轻许多。他之所以甘愿做一个比自己大了十六岁的糟老头子的老丈人，实是为生活所迫出于无奈。邹元海共有四个孩子，其妻又卧病在床不能料理家务。凭邹元海一人之力维持一个六口之家，再加遇上这种罕见罕闻的灾荒之年，自然陷入了断顿绝粮的艰难境地。许多人纷纷出卖女儿以糊口度日，邹元海自也不甘落后奋勇争先。自春节过后不久，他便四处托人出卖他那未满十三岁的大女儿，无奈卖来卖去别人最多也只能出到四百铜钱。在这荒歉之年，四百个铜钱连一只四斤重的兔子都买不来，邹元海当然不肯成交脱手。他曾几度咬牙

发狠，声言要将女儿宰了卖人肉，如此倒能换个好价钱。但这也是饿急了时说气话，自己亲生的孩子毕竟舍不得让她死，更何况杀人还是犯法的事，邹元海也没生杀人的胆。他还多次想到外面拖一具尸体回家煮了吃，但真正碰见死人时却又吓得逃之夭夭。这倒不是因为他胆小怕鬼怕死尸，而是当时县里有明文规定，食人肉卖人肉者与杀人者同罪，一经发现便即斩首示众。因而邹元海心里十分清楚，自己绞尽脑汁以谋生计，为的是弄点儿吃食之物养活老婆孩子。若为了一时的饥饱而故意犯法，万一被人发现砍了脑袋，自己丢了性命且不说，连老婆孩子也最终免不了被饿死。邹元海想来想去，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若要将女儿卖高价，就必须去找家有积蓄但却令女人见了恶心想起来伤心的老光棍或丑八怪。

龙口庄本是一个不算太大的穷山邑，庄上的富户除了李翰林家便是胡秀才家。但这两家门槛太高，别说将女儿卖去做媳妇，就算卖给人家当使唤丫头都配不上。其他几户稍称富裕者：苗壮家无儿无女断了苗；刘侃家子孙满堂留了根；王传善家儿子太小不着急；马家俊家六个儿子十多年前都已成了亲；……邹元海数来数去，最终找上了杨福山的门。

杨福山与邹元海讨价还价，直争得面红耳赤脖子粗。后来杨福山咬定只出三升玉米五百铜钱，再加一分一厘也不干。邹元海心中暗暗盘算一番：如今一升玉米可卖一千二百铜钱，三升玉米外加五百铜钱，合起来共有四千多，身价已比别人高出十多倍，说起来也颇为划算。因而亲事便定了下来。

当然，邹元海心中还有一个如意算盘：待自己的女儿过门后，便教唆她不断地把杨家的东西往娘家盗，如此自己便有了一个永久可靠的经济来源。至于杨家那两个忤逆子，只要自己设法引着他们吃喝嫖赌，要对付起来也不难。倘若女儿过门后，再给杨福山生个儿子，那么杨家家产的一少半，自己便有了支配权……

杨福山在将彩礼送给邹元海时，提出要在三天之内娶他女儿过门。邹元海巴不得女儿早早离开自己家，也好为自己省下一份口粮，自然忙不迭地应承了下来。岂料杨福山的大儿子却冠冕堂皇地横加干预，一定要在其母过了百日忌辰后，其父方可迎亲拜堂。杨福山、邹元海二人违拗不过，只好把成亲之日定在了四月十二日。

杨福山的大儿子杨大夯，乃是龙口庄一带出了名的浪荡子。他虽刚满三十岁，却已死过三个老婆。一个命硬克妻的灾星，再加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就算他家里再富，也没人肯将自己的女儿往火坑里推，是以杨大夯的第三个老婆虽已死了好几年，但他却仍然打着光棍。杨大夯的弟弟杨二夯，其顽劣比乃兄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未满十八岁的后生，却已有了三年多的妓院风流史；他虽尚未订亲娶妻，却已见识过不少女人。杨家兄弟二人，倒真是名副其实的难兄难弟。他们自杨福山打算续弦之日起，便对他产生了满腹怨气。他们既恨父亲不为儿子的婚事尽心却张罗着自己续弦再娶，又怕父亲续娶后再生下儿子分了他们的家私。兄弟二人，一直琢磨着如何破坏父亲的婚事。眼见得吉日良辰日近一日，兄弟二人亦愈发着急。就在婚期临近的头一天早晨，大夯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

这天上午，兄弟二人按计而行，特意跑到淄川城里买回了美酒佳肴，声称要为杨福山恭贺致庆。杨福山见两个忤逆之子忽然有了孝心，又想到娇滴滴嫩生生的小姑娘明日即可在抱，一时心里高兴，便开怀畅饮起来。大夯二夯兄弟二人，又你一碗我一杯地敬个不停，直将杨福山灌了个酩酊大醉。

杨福山被两个儿子扶到炕上，倒头便呼呼大睡起来。酣睡之中，却又做起美梦。他梦见拜堂成亲后，新娘子含羞带笑地吹灭了蜡烛，羞羞怯怯地为自己宽衣解带，然后纵体入怀，以纤纤玉手轻柔地抚摸着自已的私处……梦酣情浓之中，忽觉隐私处一阵

剧疼。杨福山大叫一声，醒了过来，却发现自己已被两个儿子制成了阉人。

一时又惊又怒，又觉下体奇痛难忍。杨福山不禁高声哭喊起来，那声音，恰似被宰的肥猪垂死前的嚎叫一般，绝望中带着愤激，随风飘出户外，惊动了左邻右舍，也惊动了即将做老丈人的邹元海。

众人纷纷跑进杨家，见大夯、二夯做出此等忤逆事来，当即一拥而前，将兄弟二人揪翻捆住。邹元海且不去照顾新女婿，只叮嘱众人好生看住两个孽子，自己忙不迭地跑出大门，迎风冒沙告到了淄川县衙。

那县太爷本非科甲出身，头上乌纱也是靠金钱买来，自然要比从科考中选出的官吏精明十倍。他听说杨福山家有些家私，当即决定亲自前往现场审理此案。虽然外面狂风大作，尘土飞扬，反正他是坐在轿里，理应风吹不昏，沙打不迷。

当县太爷带着一班虎狼衙役赶到龙口庄时，杨福山已因失血过多气绝身亡。县太爷问明事由，当即喝令衙役们将大夯、二夯乱棍打杀，然后抛尸于野，明令任何人不准为之收尸。至于杨家的全部家产，除给邹元海留下八百铜钱让他安葬杨福山外，其他东西一律充公。当然，这被充公的杨家财产，绝大部分都入了县太爷个人的私囊。

当天傍晚，大夯、二夯的尸体却不翼而飞。人们知道，这一定是被什么人抬去煮食了。这年月，人吃人的事屡屡发生，人们早已见惯不惊。令人吃惊的是，这两个刚被杖杀的逆子，却在当天夜里化作了厉鬼，在龙口庄里闹起鬼来。

这天深夜，两个恶鬼首先闯进了无儿无女颇为富裕的老苗家。苗壮老汉从睡梦中惊醒，透过窗棂朝外望去。夜间风已止息，朗朗月光下看得十分清楚，只见两个身着黑袍的人站在院子里，一个手拿一把大砍刀，左旋右转地摆出各种姿势；另一个则拿着一个

把大剪刀，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苗壮猜知是强盗，但却不敢出门迎敌，老俩口只在屋里大喊大叫。

那二人从容不迫地牵了苗家的驴，开了大门走出去。刚巧几个邻居闻声赶来，便挥舞着棍棒冲上前。离得还有几步远，却都扔下棍棒哭爹叫娘地纷纷逃走了。

次日早晨，苗壮开门时发现门框上挂着一件血淋淋的物事，仔细一看，却是一条男根，禁不住又失声惊叫起来。夜间赶来救援后又逃之夭夭的那几个邻居也都陆续聚拢来，七嘴八舌地诉说昨夜见鬼了，闯入苗家牵走毛驴的那两个人，肯定无疑是刚被杖杀的大夯、二夯兄弟。不同之处是个头比生前高了一点儿，脖子也长了粗了许多，两张面孔却还是毫无血色的死人脸。

四月十二日午夜时分，两个恶鬼又来到了王传善家，情形与头天晚上在苗家时一般无二。王传善早就听说了苗家发生的事，又因自己儿女太小，因而听见院子里有动静也故做没听见，任凭那两个恶鬼闹腾一番后牵走了两只羊。次日早晨，王传善也在门框上发现了一条男根。

连续两个晚上都闹鬼，龙口庄上绝大多数人都已吓得心惊肉跳。那时节，逃荒要饭的人特别多，往往都是东村的讨到西庄，西庄的要到东村，因而消息也传得特别快。大夯、二夯兄弟死后闹鬼的事，很快便传遍了淄川县。后来甚至越传越邪乎，说那两个厉鬼专在夜间阉割男人。大夯拿着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二夯拿着两个裁缝谋害张飞时所用的大剪刀，每天晚上都毁掉近千个男人，龙口庄一带，已然遍地都是血淋淋的男根。……惨遭天灾之祸的淄川县，复又被两个恶鬼的恐怖气氛所笼罩。每天太阳刚刚落山，便即家家关门户户闭户。连一向繁华热闹的淄川城，也再也不见一个夜行人。

四月十三、十四日夜，两个恶鬼又连续骚扰了刘侃、马家俊两家。结果刘侃家丢了两只母鸡一头牛。马家俊率领六个儿子大

呼小叫地惊退了两个恶鬼，才侥幸没有丢东西。至此，龙口庄较为富有的几户人家，除李翰林、胡秀才两家墙高院大仆从众多未遭侵袭外，其他几户均遭到了两个恶鬼的骚扰。不过，刘、马两家与苗、王两家的不同之处是，两个恶鬼骚扰过后并未在他们院子里留下男根。

四月十五日，风势已然大大减弱，但天地间仍然飞扬着漫漫黄尘。这日是淄川大集。集市上虽然不如往年那么繁华热闹，但却仍然有买有卖有偷有盗，更多的则是白足提篮的乞丐。邹元海用女儿换来的三升玉米已经吃完，便也于是日到淄川集市上余粮食。当日他自己挖了个土坑埋葬了杨福山，白白落下了八百钱的安葬费。再加卖女儿的五百铜钱，他料定即可买回一升多玉米。岂料来到粮市上，才知道玉米已经涨到一升一千六百钱。他垂头丧气地离开粮食市，又东张西望地走到卖菜卖肉卖鱼的地方，却发现自己庄里的大栓、二栓兄弟，也在那里大呼小叫地卖牛羊肉。这兄弟二人，与大夯、二夯乃是一路货色，四人经常聚赌嫖饮，从来不务正业，因而虽已年近四十，却都仍然打着光棍儿。邹元海见他二人忽然做了屠户，心中大感诧异，便走向前去打个招呼。那二人应酬几句，又忙着叫喊卖肉。邹元海仔细辨认，却发现大栓、二栓所卖牛羊肉中，还掺杂着不少驴肉。肉案边另有一块腌肉，邹元海却不认得。他与大栓、二栓兄弟原是开玩笑开惯了的，便指着那块腌肉戏问道：“这是块什么肉？莫非是人肉吗？”

大栓、二栓听了，当即勃然变色，破口大骂起来：“你小子卖闺女发了大财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你想吃肉也用不着胡言乱语讹诈我们！只要你肯将你那守寡的闺女送给我们哥儿俩做老婆，我们便送你十斤牛肉撑达去！……”

邹元海本欲开个玩笑散散心，没想到却讨了个没趣儿，恼羞成怒之下，便也恶声对骂起来：“凭你俩这副德行还想娶媳妇儿？这辈子就打你娘的光棍等着断子绝孙罢！他娘的，你们也不撒泡

尿好好照照，谁家会把闺女往你们这两堆臭狗屎上抛！……”

大栓、二栓兄弟骂得急了，便拿起卖肉的刀子要杀要砍。幸亏王传善等人闻声赶来，好说歹说劝了开去。邹元海憋了一肚子气，怒冲冲地来到县衙门，告说大栓、二栓素行无赖，一贯游手好闲，从不以屠宰为业。今日忽然卖起肉来，且牛肉、羊肉、驴肉、人肉掺杂在一起出售，不是偷盗也是抢劫而来。那县太爷巴不得有人做奸犯法，以便杀人抄家中饱私囊，当即派出一班衙役，到集市上将大栓、二栓一齐拿住，连人带肉拖进了县衙。仔细一看，果然牛羊肉中掺杂着驴肉人肉。邹元海本来不知其中会有人肉，原只为了出口恶气胡乱诬告而已。待辨明其中确有人肉后，自己却也吃了一惊。那县太爷且不审讯逼供，又派几个衙役飞马赶到龙口庄，从大栓、二栓屋里搜出了两张羊皮一张驴皮一张牛皮和几缸腌肉。另外还有两件黑袍及两颗行将发臭的人头，那是大夯、二夯的头颅。

在确凿的物证面前和响亮的板子声中，大栓、二栓只得如实招供：原来，县太爷杖杀大夯、二夯那天，大栓、二栓已然断顿数日。二人大饥之下，便在天黑后将大夯、二夯的尸体拖回家去煮食。吃饱喝足之后，正欲处理掉大夯、二夯的皮骨和头颅时，二栓忽然想出一个趁火打劫的主意。他们用两块黑布作成两件黑袍，从头罩下后只留两个小孔露出两只眼睛，又用麻绳穿在大夯、二夯的头颅上，像戴帽子般地戴在头上。月光下看不认真，人们自然将他们当成了鬼怪。至于挂在苗、王两家的男根，自然也是大夯、二夯的物事。他们如此作为，只不过也是出于恶作剧的心态而已。他们本来只想装神弄鬼地偷点儿吃食之物，想不到偷上瘾来，便索性放手做了开去。偷的多了，肉类又放不住，便决定趁着大集卖掉一些，以便换点金钱吃喝嫖赌。不曾想却因此被人捉住。

至此，人们方才明白，原来所谓大夯、二夯死后闹鬼，却是

大栓、二栓兄弟在作怪。

县太爷审问清楚，即令将两个孽种推出斩首。行刑的刽子手刚刚离去，饥饿的乞丐们便喊着“恨杀恶人”的口号将大栓、二栓的尸体咬食精光。当时，致仕在家的李翰林看到这一惨象后对别人说，这使他想起了崇祯二年北京市民万人争咬袁崇焕时的情景。只不过当年北京市民乃是由于误信袁崇焕是汉奸，因而出于痛恨而争食其肉。这批饥饿的乞丐却是由于饿急了饿疯了又怕触犯律令，因而迫不得已方才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借食人肉裹腹充饥而已。

这天下午，邹元海自认告奸有功而向县令讨赏，却被县太爷喝令衙役乱棍打出门来。他气急败坏地走到集上，才发现赶集的人们早已散尽走光。腰里枉自揣着一千三百铜钱，却买不到任何吃食之物。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再在女儿身上打主意。邹元海转动着脑筋想了半天，猛然想到自己庄上的郭清源家，便急匆匆地朝龙口庄东奔去。

郭清源家就在村东的小溪边。三间低矮破旧的草房，一圈用碎石砌就的院墙，院门口没有门框门楼，大门是用松木棍子扎成的，既阻不了小偷大盗也挡不得狼虫虎豹。幸好郭清源家一贫如洗，有没有院门也无关紧要。

邹元海走进郭家大门时，正巧郭清源一家三口都在家。几人分头打过招呼，邹元海便在门槛上坐了下来。

郭清源虽然身材瘦小，但却十分能干非常勤劳。十几年来，他一直在蒲家庄的蒲槃家里扛长工，虽然两村相距不远，但郭清源却一般都不回来。近几日因为村里闹鬼失盗折腾得厉害，他才在蒲槃的催促下回来看看。他本打算吃过午饭小憩片刻就回蒲家庄，不料想正要出门时轻易不大上门的邹元海走了进来。出于礼貌，郭清源只好坐下奉陪。

郭清源的妻子刘氏放下手中正纳着的鞋底，倒了碗开水递给邹元海。一个年仅四十六岁的人，却已成了皱纹满脸胸背微驼的老太太。若在吃穿不愁大享清福的富贵之家，这年龄虽不能说是风华正茂艳丽动人，但起码还应该徐娘半老风韵犹存。

郭清源的独生儿子郭安已经二十八岁，但却仍是光棍儿一条。他除幼时被母亲搂过抱过喂过奶外，二十多年来一直未曾沾过其他女人。他之所以娶不上媳妇，并不仅仅因为他家太穷，更主要的是由“自然灾害”所致。他幼时既得过天花也患过小儿麻痹，虽然侥幸保住了性命，但却落下了一条瘸腿满脸麻子。一般姑娘挑选婆家，往往既看家境又看长相。假如小伙子相貌俊美身体强壮，即便家境贫寒也能娶上媳妇；倘若家资巨万有权有势，纵使容貌丑似夜叉，也能左拥右抱妻妾满堂。但像郭安这种又穷又丑的残疾人，却就无人问津了。郭安自春情萌动时起，便经常暗暗地想女人。龙口庄里与他同龄甚至比他小的女孩子，几乎被他想了个遍：今日想娶东邻王家的花儿，明日梦订西舍马氏的朵儿；上月爱上了庄前的瓣儿，这月又惦念着庄后的蕊儿；……结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姑娘们嫁了一茬又一茬，郭安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婚男嫁女，暗地里捶胸顿足自怨自嗟。

邹元海喝完了一碗白开水，肚子更饿得咕咕咕咕叫起来，以女儿换粮食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他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愿将女儿嫁与郭安为妻的问题，条件是：郭家必须在三天之内拿出一斗粮食。

郭安听了邹元海的话，高兴得险些晕了过去。近年来由于连年歉收盗贼蜂起，姑娘们嫁人的年龄也提前了不少，一般年方十三四岁便即有了婆家。郭安随着自己年龄的不断增大，所思念的姑娘们的年龄却不得不越来越小。邹元海的女儿虽然相貌平平，但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如含苞待放的花蕾一般，再丑的女人也自有一股令人迷醉的天然魅力，因而她也自然而然地被郭安纳入了相思

之列。前不久邹元海将她许配给杨福山的消息传出后，郭安曾暗自伤心了许多天。今日邹元海又将女儿送上门来，郭安简直喜不自禁几欲狂颠。他本想好好听一听父母亲决定如何回答，却又怕自己控制不住笑出声来，便连忙挑起水桶一瘸一拐地走了出去。他心里十分清楚，在这一粒粮食一粒金的灾荒年，也只有像自己这种女人不想却老想女人的光棍胚，才肯出一斗粮食换媳妇。

一直被儿子的婚姻大事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刘氏，也高兴得眉花眼笑手舞足蹈。她见郭清源既无任何表情也不说话，禁不住连连向他使眼色。岂料郭清源反而索性闭上了眼，只一个劲儿地用手揉鼻子。刘氏心中有气，便自顾走进了里屋。当她匆匆忙忙打开盛粮食的破木箱子时，却又簌簌流下泪来。箱子里顶多还有二升玉米及十多斤发了霉的地瓜干，除此之外一无所有。别说没有一斗粮食，就算凑够了一斗之数换回个媳妇，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呢？

“兄弟你可真敢开口真敢说话！你知道，这年月一斗粮食值多少钱？能换回一斗金豆子！”郭清源终于表态了，一开口便摆出了讨价还价的架式。他也不愿儿子打光棍儿，更不愿从此断了郭家的香火。

“大哥你也说得太玄乎。今年粮食固然值钱，但一粒粮食却绝对换不来一粒金豆子。你若认为拿一斗粮食太吃亏，那就给我一升金豆子。”邹元海毫不让步，以攻为守。

“若再有一个月不下雨，谷子、玉米等秋季作物种不上，那么从今年五月直到明年五月初，有钱也买不到一粒粮。到那个时候，一斗粮食能换十斗金豆子呢！”郭清源说到这里微微一顿，又苦笑着摇头说道：“兄弟你要我拿一升金豆子，若有我真的拿给你，只可惜老哥我命苦眼窝子浅，还从未见过那玩艺儿呢！”

邹元海心里有点儿急，态度坚决地说：“大哥你是个痛快人，也别跟我瞎啰啰！行就说个痛快话，不行我就另想办法。”

郭清源叹了口气，又改变了进攻方向：“杨福山是个糟老头子还是个二婚货，你才要他三升玉米五百铜钱。我儿子虽然差一点儿，但也不至于比不上杨福山，你闺女虽然未出嫁，但名份上却也是一个二水货了，怎能再要这么高的价钱？”

邹元海不怒反笑道：“大哥你也太没数，你是什么家底儿，杨福山又是什么家境？我闺女卖给杨福山，虽然只有三升玉米五百铜钱，但若闺女嫁过去，我的财源便会源源不断。我将闺女卖给你，你将来可能帮我一粒粮食一个钱？我女儿虽然许过人，但却仍是地道的黄花闺女。若非遇上这灾荒年，就算你出一斗金子，我也不会把女儿嫁给你儿子！”肚饥之人，一般性情比较急躁。邹元海说着说着便不耐烦，站起身来就朝外走去。

“大兄弟你等一等！他愿老郭家断了香火，我还舍不得儿子受一辈子委屈呢！”刘氏终于忍不住了，抹着眼泪冲了出来：“一斗粮食就一斗粮食，三日之内给你送去！”

“若是三天之内送不上一斗粮，可就错过了这村没那店了！”邹元海驻足说完这句话，便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院子。

“老娘们当家，墙倒屋塌。我在这里跟他讨价还价，你来插的哪门子话！”郭清源气哼哼地瞪视了刘氏一眼，随即缓和口气问道：“咱家还能拿出一斗粮食吗？”

刘氏轻轻摇了摇头，又忍不住流下泪来。她与郭清源成亲近三十年来，一连生了十一个孩子。生产能力不可谓不强，但成活率却低得惊人。好容易保住了一个儿子，也是九死一生落了一身残疾。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刘氏对郭安也就愈发疼爱，以致使他养成了好吃懒做脾气倔强的坏毛病。有时老俩口被儿子气急了，便在背地里互相抱怨起来。郭清源认为刘氏把他宠坏了，刘氏则埋怨郭清源不该给他起个小名叫“骡儿”，否则他不会倔得像骡子。后来郭清源求蒲槃给他取名郭安后，俩口儿便索性改叫他小安子。只不过郭安的脾气已经形成，就算叫他乖乖也仍然改不了驴脾气。

当然，郭清源夫妇也清楚，郭安之所以脾性越来越坏，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没有娶上媳妇。倘若炕头上有了一只胭脂虎，保准能降住这头大尾巴驴。

“你豁上老脸张张口，再向东家借一斗玉米或者……”刘氏抽泣片刻，终于开口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但她还没把话说完，郭清源便已怒声吼叫起来：“你尿克螂子打哈欠，怎么能张开臭口来！去年年底，人家按讲好的工价多给了工钱和粮食。今年一开春，人家又额外给了咱一斗高粮一斗玉米。我在人家干了这十几年，人家何时亏待过咱？哪一年不多给粮食多给钱？人家雇了我这么个扛工的，也算倒了八辈子血霉了！”

刘氏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眼泪如断线的珠子般簌簌而落：“他爹，求你了。粮食一年收两茬，安儿娶媳妇可是一辈子的大事。我知道你心里很为难，但你只要肯张口，东家是肯定会借的。”

郭清源跺了跺脚，拔腿便朝门外走去。刚刚走到大门口，正巧碰见郭安挑着水桶走进来。郭清源心中一酸，鼻子里却冷冷哼了一声，转头冲刘氏喊道：“生儿育女是欠了债，这辈子还不清下辈子还！我就豁出这张老脸皮，再向东家借一斗粮！”说罢长叹一声，大步流星地朝蒲家庄奔去。

郭清源走进蒲家的大门时，蒲桢正在给两头牛上草料。这是一位中等身材的中年人。他比郭清源小两岁，但却显得年轻了许多。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透露着干练机智与精明。一张白净细嫩且皱纹甚少的面圆脸盘，却又显得极为和蔼善良且书生气十足。唯有两道浓密的剑眉及印堂上那条深深的竖纹，才真正显露出他那男子汉的刚毅之气。前几年，一位算命先生曾对蒲桢说，他印堂上的那条竖纹名叫风流纹，注定他在今生今世要跟许多女人发生关系产生感情纠葛。蒲桢听了，只是哈哈一笑了之。他已活了四十几年，娶了一个正妻两个小妾，除此之外没有碰过其他女人。他不是没有这个条件，经常出外经商且囊中又不缺钱，要到青楼